陸堂詩學

陸堂詩學卷第二目錄

陸堂詩學卷第二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二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松江姚廷謙平山
何焯屺瞻仝校

邶鄘衛說

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鄭譜云然顔師古亦從之班固據書序謂康叔始封即兼有二國鄭氏以地大非制幷兼當在後世子孫夫合邶鄘衛三國逺不及齊太公賜履之地康成何爲而致疑焉胡雙湖乃云周夷王時頃公賄周夷王制幷邶鄘地按年伯至貞伯六世皆爲方伯頃公德衰不監諸侯有賂王復爵之事而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則胡氏之說不如班史足信矣竹書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觀此則康叔之兼有邶鄘更可無疑邶鄘

地既入衛其詩又皆衛事而繫諸邶鄘其義有不可曉者安成劉氏謂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繫之朱子則云詩有鄘音者繫之鄘邶音者繫之邶如劉氏說猗嗟刺魯莊作自齊人則附在齊風匪風思周道作自鄶人則列諸鄶風皆其例也朱子所云亦非創論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於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本於呂覧詳於劉勰之文心雕龍後儒多祖其說余謂武帝樂府祗詠漢事實總趙代齊楚之謠遼作大樂以用七聲者爲北調用五聲者爲南調今依毛詩之序而解之固不能外地與音之二說然而既經秦火豈無錯簡就中若式微泉水載馳河廣幷雜黎邢許宋之詩崑山顧寧人直謂邶鄘

衛分自漢儒非復孔門舊次其見甚卓可以息同異之喙余有取焉朱欝儀詩故云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致意鄘哉言乎邶鄘衛三詩雖分實合自季子聘魯觀樂已然北宮文子論威儀引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第云衛詩不云邶詩是又一徵也已

邶栢舟　六則

變風首邶不與衛之幷小程子說也嚴氏以爲莊姜失位乃二南之變故以邶爲變風之首皆不可從元城劉氏曰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其義固當但今詩之次已非孔氏之舊亦不必緊爲推論也

序云仁人不遇與孔叢載孔子讀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

易也甚合衛頃以下本屬增入朱子註孟子亦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余故仍主序說以此詩爲離騷之濫觴列女傳謂衛宣夫人作劉向不信左傳故有此異說馬貴與謂朱子信向說而攻小序此殊不然集傳特以辭氣卑順柔弱疑爲莊姜所作愚謂莊姜之詩已多不容增益且篇中所云寤辟有摽不似我思古人安於義命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豈可以嫡夫人而預想大歸耶

鑑空故妍媸畢照不可茹喻已不能容惡也歐陽本義云爾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謂雖親戚不可恃也李迂仲云如王國寶乃謝安之壻范甯之甥而國寶既爲小人則雖謝范之賢亦皆譖之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益喻君心之闇耳集傳分比嫡妾余覺未安而陳埴在門業已疑其太深首章末章興也匪鑒匪石匪席乃反比體

綠衣 四則

序以爲莊姜作不知何據左傳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拜於房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歌詩必類意者序以此爲左證與

鄭箋云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乃欲改綠爲褖以合女御褖衣之制不幾乎點金而作鐵乎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言治絲者不可棼亂耳箋云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而反亂之說固支離集傳妾方少艾而

女又嫛之亦嫌太盡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班姬紈扇辭本此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亦本序以作賦

燕燕日月終風　共十則

三詩序皆以爲莊姜作集傳亦從之然燕燕宜後日月日月宜後終風不識篇次何以胥倒

韓詩以爲定姜送婦蓋泥之子于歸句也鄭氏註坊記又以爲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蓋以傳中先君之稱相類也世次太後即康成亦自知其非而註不及改

遠送于野毛傳以爲過禮余謂戴嬀大歸當具車徒以送莊姜豈必親行耶

遠送于南朱子云此可爲送戴嬀之驗葢陳在衛南也然則仲氏之稱其以戴嬀爲厲嬀娣耶

愚三復末章終疑序說爲非大明詩摯仲氏任任爲摯國姓此何以訓爲任邺之任寡雖男女通稱若自稱寡人豈以莊姜之賢乃爲吕雉武曌先驅耶况綠衣日月終風詩皆稱我何獨於此趁韻也妄謂此爲衛君悼亡詩燕以匹至而成巢反興也之子于歸猶潘岳詩所云之子歸窮泉也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猶士衡詩所云出宿歸無期揮涕涕流離也末章追述閫德猶夫晉武元楊皇后誄宋元皇后哀策文有實聰實哲通於性命惠問川流芳猷淵塞等語也仲氏任只當屬薛國之女惜乎衛爲狄滅史策盡亡吾言無徵曷勝浩歎

詩傳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豈有既歸本國而反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者

俾也可忘也疑我字之訛報我不述述循也說文同毛傳余謂述即道也東萊作不可稱述稍紆曲

蔣悌生五經蠡測謂終風且暴謔浪笑傲等語可施於州吁不可施於莊公而疑朱子改序之非愚謂二雅斥王其詞有甚於此者況夫婦本齊體耶若云爲州吁作左傳明言莊姜惡之何違心而作悠悠我思之語當篡弑已後則情理愈失矣朱子改序自具特識後學未可妄議

終風指斥甚於日月先後本無倒置惟以燕燕混入而後漢宋諸儒盡以爲緣州吁作孰謂不仁者而可與言哉

不日有曀蘇氏曰古又有通

擊鼓 二則

篇中有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語可斷爲州吁時詩

王肅謂爰居爰處以下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李迂仲云爰居爰處章士卒必敗之辭末二章則室家相訣別之辭也集傳與李說合

凱風 二則

觀孟子可證序說朱一齋詩解顧於七子多責備之辭今試設身處地欲如此詩之痛自引咎感悟親心正恐百思不到也章帝以陰太后故衣賜東平琅琊二王書曰可時奉瞻以慰寒泉凱風之思淵明詩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凱風負

我心戢柮守窮湖知七子之能終養矣首章亦當從毛傳作興

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輿地廣記謂浚儀之寒泉阪非也

雄雉 二則

文義音節酷肖燕燕然以雄雉起興可信爲閨怨之作我之懷矣自貽伊阻即唐人所云悔教夫壻覓封侯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女子詩而舉以勸勵學徒聖人說詩豈如經師之蜂鑽故紙

匏有苦葉 六則

序云刺宣公與夫人竝爲淫亂非也箋以夫人爲夷姜尤非

詩說詩傳管叔以殷畔邶人風之更不知所云

此猶鄭風之出其東門以刺風俗之淫而自表其志也通體

興比錯出觀者所由五色目迷

左傳叔孫穆子曰匏之業及匏有苦葉矣雖斷章取義而詩

之首章原不過以涉水赴興鄭箋匏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

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婚禮納采問名亦不知其所云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比也此二句乃詩人刺淫本旨釋

文從毛傳改軌爲軓軓音房覧切與韻不協許白雲名物鈔

謂轂末亦可稱軌葢本少儀祭左右軌范之文則軌原非地

下轍跡何勞改字毛傳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鄭氏因以喻夷

娶求非所求試觀雄狐牝鷄物類之稱本無一定雉鳴求其牡直謂女先乎男耳以刺夷姜吾未聞夷姜之於宣公如宋襄夫人之欲通公子鮑也豈有舍宣公而刺夷姜者哉

三章雝雝鳴雁興也即從雉鳴引入末章招招舟子比也仍以繳轉涉水後人但稱鄭東門爲貞士作而此詩之心靈手敏妙義環生索解人正不可得

宋馬和之嘗奉詔畫毛詩明張靖之題匏葉圖云匏葉苦未萎濟水盈瀰瀰褰裳不可渡招舟非我儷鷕雉良足異鳴雁當何時周行坦如砥却顧安趦趄差合風人之旨

谷風　四則

焦仲卿妻詩在漢極古較此則俚

薄送我畿毛傳畿門内也昌黎遣瘧鬼詩白石爲門畿亦以畿爲門閫

濁涇清渭向來成語箋云絶去所見因取以自喻涖甚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葢以喻家規之不可壊也爾雅娶婦之笱謂之留觀此則齊風敝笱雅詩小弁孰非引用常談耶

不念昔者伊余來塈魏氏鶴山極賞此結語以爲忠厚和平優柔肫切

式微旄丘共六則

朱子詩序辨云二詩無黎侯字未詳是否愚謂黎地近衛其風附見亦編詩之一法也

列女傳黎莊公夫人既往而不同欲式微式微胡不歸傅母

勸之去也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夫人答以守婦道也此可證爲黎國詩詞氣淺薄頗近婦女但觀左傳襄公如楚怒季孫宿之取卞不欲反魯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則毛說爲長

毛傳以中露泥中爲衛邑此不可從逸齋補傳云中露謂暴露泥中謂泥塗也

補傳又云衛穆公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則旄丘當作於宣公之後穆公之前余觀衛詩之失次者多矣黎詩附見固可不拘世次

褎如充耳𧶘實夫云褎然盛服之貌充耳者瑱也集傳聾人多笑本鄭箋而近於謔

左傳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按凡國在共城之南黎

水之北疑二詩作於凡伯之從臣而說者訛爲黎侯也但篇中無戎伐之意故余未敢輕改舊說

簡兮 三則

舊作三章文義割裂集傳改定良允

詩傳以簡爲伶人之名似乎近理實則無稽按商頌云奏鼓簡簡則簡乃鼓聲亦舞節也方將萬舞毛傳對下公庭因訓方爲四方鄭箋作活字解是也萬者二舞之總名孔疏据公羊分萬爲干舞籥爲羽舞非也籥似今之單簫毛傳六孔者得之六孔之籥吹法見樂書不必泥許慎三孔之說

榛苓美人離騷之所自出倘無末章人品與詩格竝低

泉水 四則

衛女思歸詩何以編之衛風補傳云衛女作此以寄宗國采詩者得之衛地故繫之衛也按隋志九域志邢州內丘縣有于言山李公緒曰栢人縣有干山言山栢人屬邢州余謂邢州本周邢國詩言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蓋衛女嫁邢者所作錄泉水以存邢風猶夫錄載馳以存許風

泲非地名即濟水也禰韓詩作坭寰宇記大禰溝在漕州冤句縣北七十里肥泉水經注云翼佩數源異出同歸

問我諸姑當從杜注作致問解嚴氏詩緝既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弟相遠矣今父母終惟姑姊尚存問其安否感親之歿而念骨肉之存者也

駕言出遊箋疏皆下十成死句集傳云安得出遊於彼不惟

文義圓活而上文肥泉須漕亦覺一氣貫注

北門北風共五則

申培詩說北門邶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困征役而出門賦之以自歎也北風邶人厭亂之詩余最惡詩說之作僞於此獨深有取焉葢詩所由繫諸邶者以存此二詩也篇末三疊一字不易其音節與十七篇迥殊

邶亡於周初則所云王事適我者當與汝墳之王室如燬相去不遠

恊韻之下連用我字與小雅伐木末章相同甞閱宋上邪曲四章晚芝曲九章其煞句皆吾字可知吾思兮哉等字歌詩必用爲餘音今皆失傳惟笛色譜之五尺乙四畧存古法

朱子詩序辨云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愚按春秋左傳衛之虐用其民者莫如州吁隱公四年三月州吁弑桓公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北風雨雪語亦不合以爲邶詩而比於魏之碩鼠鄶之萇楚誰曰不然

以虛爲實程子說也以邪爲徐鄭氏說也只且語助本孔疏然即以爲國之空虛人之姦邪未嘗不與魚韻叶也

靜女　四則

男女期會贈答歐陽氏本義已然非屬朱子創論愚謂俟我城隅即漢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也貽我彤管即所謂遺我尺素書也匪女之爲美即所謂此物何足貴也但古來騷人多以閨中之幽獨喻己之不得於君友若竟作男悅女詞即靖

御閒情亦爲白璧瑕矣是詩大吉已淫何必依小序刺時爲
作者諱
彤管迄無定解歐陽云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曹氏
因以彤漆之管爲樂器之屬非也據左傳靜女三章取彤管
焉當從毛傳作女史之筆
於是則見之矣集傳亦太泥人之貞淫雖别而作詩之體大
槩追述其平昔之離合悲愉與俟我城隅倒觀可也
毛傳荑茅之始生也意本野麕据枯楊生稊鄭氏易作荑此
章猶之折楊柳耳
新臺三則
滅禮瀆倫衛人應有刺詩桃雉以下序多臆說豈以衛宣之

淫荒而可望以移風易俗之事乎

水經注鄄城北岸有新臺通典魏州黃縣有新臺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此豈足稱勝蹟而彼此爭之地志可笑雖名手有時不免

籧篨戚施醜詆不遺餘力以此爲教猶有如楚平之於建妻明皇之於壽王妃者

二子乘舟二則

劉向新序謂急子傅母作據左傳當出自左右公子之徒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興也魯詩說沉之於河較新序尤爲失眞不瑕有害瑕通遐毛傳於泉水第訓爲遠而此乃云不遠害其義難通在泉水當曰不以遠而有害也在此則曰不以

遠而有害乎

鄘栢舟　三則

史記載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殺和即衛武公也戰國好事之口於聖賢横加詆毀史遷往往不能决擇善乎東萊之辨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計其初即位其齒益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齒又加長安得云早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餙諸侯既小斂則脱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脱髦矣詩安得云髡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篡位也余閲班固人表以衛武居中下共伯居下下非其惑於遷說耶

或云共伯即子伋也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之譖殺前太子伋作亂攻惠公立伋弟黔牟謚伋爲共世子晉申生被讒受死與伋一揆謚法如之故檀弓云是以爲共世子也檀弓句法與左傳魯人謂之哀姜相似葢出姜之歸襄仲殺惡及視哀姜之遜慶父亦殺般及閔也余謂列女傳鄘悞爲邶共悞爲宣令共姜之節已著而共伯之孝未彰敢不存子說以詔來世

按子頑謚昭伯則子伋之謚共伯最爲近理通典謂世子無謚以謚申生爲春秋特典亦屬臆斷

牆有茨君子偕老 共四則

牆茨以刺子頑歐陽所云蒺藜當去而懼傷牆者是也君子

偕老詩乃刺宣姜東坡所云愧夫人之不稱其服者是也宣姜雖可刺何必疊見層出愚故於鶉奔亦不從舊說

漢谷永疏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蓋爲梁荒王子立內亂事也集傳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顔注明言閨門隱奥之處曷不全引之集韻冓同簒博雅云夜也此本魯詩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只此二語顯刺下二章純似歎美意在言外張承吉虢國夫人一絶深得其法

或曰如何不淑禮家之弔詞也疑此詩亦爲哀挽夫人而作姑錄之

桑中三則

序云刺奔也說猶可通後人益以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蓋本左傳申叔跪遇巫臣語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孔疏遂謂與之期而行淫噫太甚矣玩篇中思字送字亦追述既往之詞采唐采麥采葑興也

鄭語姜爲伯夷之後公穀弋同姒夏后氏之後姜不獨齊姒不獨杞

書酒誥明大命于妹邦孔疏妹同沬妹邦於諸國屬鄘漢地理志鄁鄘作庸補傳曰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可證此詩爲鄘風詳見桑中篇續論

鶉之奔奔 三則

左傳伯有賦鶉奔趙孟斥爲牀笫之言故集傳亦從序說明

言我以爲兄而曰衛人之刺殆即微子避紂稱我之義歟

釋文奔奔彊彊乘匹之貌不必改訓而謂鶉鵲之不若也

姜我英云爲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是時惠公齒巳長矣曰

我以爲兄刺其安然爲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爲君刺其安

然爲子而不知閑也其說頗得詩人之旨

定之方中 五則

傳云季年乃三百乘則此詩亦追美衛文之詞終焉允臧尤

明證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知唐虞昏星之占於周不廢揆之以日

作于楚室知周禮晷測之法至春秋未亡

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即此城說文虛大丘也寰

字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朱子遺說景山仍當作山名稅于桑田田字今叶徒因反陳季立云古田陳通音故陳敬仲後改田姓本顔師古急就章註

匪直也人也字作其解自合追美語氣遺說作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反滯

竹垞朱氏經義考云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宫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丘伯也朱氏此條謂詩序緣起戰國余謂衛人爲之賦碩人鄭人爲之賦清人當春秋時史官業已顯標矣

蝃蝀二則

意猶匏葉篇法大遜但以不知命作結覺言近指遠耳蝃蝀朝隮興而非比詩說云衛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以蝃蝀代妻猪可乎

隮虹也本周禮注玉曆通政經旦見於西爲雨暮見於東則雨止旦見於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於東而色黃者則雨止其占法與集傳殊

相鼠二則

白虎通以此爲妻諫夫之詩說固無據余謂語氣淺露毫無溫柔敦厚之旨比蝃蝀更下一格鄭譜因在楚宮後遂定爲文公之詩亦未必然

關尹子謂聖人師拱鼠制禮以此爲興義較直截

干旄 三則

左傳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與靜女同稱當時似有異說然名卿大夫折節禮賢義甚高風亦正何必好異而更爲斷斷

五之六之雖協韻而極言其盛第觀夏書若朽索之馭六馬詩人亦從無杜撰也

詩總聞云國君出野親迎其禮如此受迎者他時將何賛助以爲報也泥姝子而全旨盡失王氏之鑿大概類此

載馳 四則

舊作五章蘓氏據鄭子家及魯穆叔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故合二章爲一首

大夫跋涉朱子舊說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而托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較勝改本全詩皆寓言末二章顯屬輿體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即子西之賦黍苗其意以晉爲方伯也大邦指齊誰因誰極望齊桓乎直激之耳

夫人本與齊子同母而文公久處於齊能定衛者舍桓誰屬故末云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也若宋桓之立戴於曹露處寄舍夫人早知其無濟矣据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曹則是詩不爲無助豐城朱氏謂楚丘之城齊桓管仲自爲圖霸之計葢亦未能推情審理矣

衛淇奧　四則

大學所釋魯詩之遺孔叢子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猶是意也小序美武公之德余觀左傳季札云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此詩乃國人懷其先公之作謂指武公可也謂兼康叔而言亦無不可

李迂仲曰淇水出衛州共城北山東至黎陽入河左傳韓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其字從水從奥與今本奥字通張華博物志謂肥泉一名澳水流入於淇酈道元從毛訓隈嘗辨其誤

毛傳綠王芻也竹萹竹也襍兩物於一言非也殘疏以爲木賊艸尤非漢武塞决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爲河内伐竹淇川

治矢豈可以陵谷滄桑遽爲異說乎竹譜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

猗重較兮名物疏云較出式上似與式爲兩層因謂之重按崔豹古今注重較即重耳也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

考槃三則

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故錄考槃孔叢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可證序刺莊公之非鄭箋尤多曲說先儒辨之詳矣

碩人之邁舉要邁同窩升庵云猶言科坐也余謂曲陵曰阿故承以邁義取窩藏不露高平曰陸故承以軸義取旋轉自

如

熊朋來曰余杜門弖瑟以肄賓之角歌考槃薖不獨此篇凡風皆角調耳此涅樂記角爲民之說律呂精義云二南國風皆角調小雅徵調大雅宫調周魯頌皆羽調惟商頌屬商調余未敢信爲確論

碩人　四則

按列女傳謂莊姜婦道不正而諭之非也謂作自傳母則可從不然手如柔荑一章豈外人所得描摹

路史云周公之祚七靖淵封邢侯爵滅於衛一統志齊武平初邢臺人有掘古冢者得銅鼎腹有科斗字云邢侯夫人姜氏墓名物鈔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即今濟南府之歷

城縣
歐陽云篇中刪素以爲絢句余謂繪事後素夫子業已釋之此語最有理致不應刪也朱子云每章七句不應次章獨多一語
末章箋云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集傳亦用其說愚謂上五句特以興起末二句言姪娣媵臣之衆盛耳或云庶姜孽孽寵嬖妾也庶士有朅州吁勇而好兵也亦通
氓四則
同一棄婦詩既取谷風之貞兼錄氓之淫者愚所謂黑白不相掩也篇中有云士之耽兮猶可說也當屬婦人口吻序以

爲刺時豈刺人而自露敗闕乎

一統志直隷大名府清豐縣古頓丘衛邑復關隄在直隷大名府開州城西南古黄河岸北衛詩以望復關即此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文君白頭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從此二句翻出

不思其反鄭箋曾不念復其前言旣與信誓緊應而下句是字亦不落空

竹竿　三則

即泉水之縮調也作於父母未終時故徒思而不哀

朱子曰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水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是說猶晦

呂氏曰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以南爲右也

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懸想淇上游女風景末章駕言出遊乃道著自巳耳作詩篇法固當如是

芄蘭二則

序云刺惠公者得之沈括云芄蘭之支支莢也莢生葉間垂之如觿狀其葉如佩韘之狀按韘有二說依毛傳則决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依鄭箋則沓也大射之朱極三以朱韋爲之韜食指將指無名指上字既從韋鄭說爲近

垂帶悸兮程子云悸者執心不定也集解云更始至長安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刮席不敢視其不足爲

君也如此

河廣三則

說苑宋襄公茲父爲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請立目夷公問其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絶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後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疾乃召還此足爲序說之證

河廣宋風而繫之衛昔人以爲衛女所作不知國史之意葢尊宋以例魯也見齊風及商頌說

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夫人以河廣起興必作于狄未入衛之先且小序亦但言思宋謂襄公已即位者乃

鄭氏之曲說

伯兮 二則

詩序辨云舊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爲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而鄭在衛西則與詩言自伯之東不合愚按春秋莊六年有王人子突救衛一事於時於地無有不合之東與齊戰也錄此詩豈惟見女子善懷所以罪衛朔之無王而怒齊襄之黨惡也

楊用修譎永昌其繼室黃寄以詩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一時傳爲絕唱以三百篇爲詩料勝似獺祭唐宋類書

有狐 二則

欲嫁之不宜以狐比之集傳未安塗山歌綏綏白狐毛色散舒之貌猶荀子所云綏綏乎其有文章也獨行求匹訓亦未安

序云刺時末句難通余謂裳者飾也帶者束也服者表也詩固婉而多風也戴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勝於彰寡婦之淫志然以爲憫之究不若作刺詩之條直

木瓜 三則

序云美齊桓公也其義不刋孔叢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依文立論已近今說矣

楊龜山曰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於天子而專封

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葢無取焉胡傳亦门之愚謂春秋爲魯傳紀事則書城楚丘足矣本無可加之語況衛受封已久即齊桓亦戍之城之而已傳云封衛者失之夫桓之霸業至於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興滅繼絕乃孔子所謫正而不譎者借乎衛人徒有是詩而不知所以報也

男女贈答集傳本作疑辭輔潛溪童子問尊信太過必欲盡廢舊說漁洋詩解極詆其謬愚觀朱子集中讀尊孟辨云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威之事爲盡可法哉則朱子雖不足於桓未嘗不遵用小序也

書邶鄘衛後

邶之遺詩二北門北風是也鄘之遺詩一桑中是也他詩附

見者六式微旄丘黎風也泉水竹竿邶鄘也載馳許風也河廣宋風也其餘三十篇皆衛風詩莫多於衛也正風四雄雉懷人而善言德行定之方中美中興干旄好賢淇澳美君子皆不得目爲變風淫詩二靜女桑中是也匏有苦葉蝃蝀有狐皆刺淫之作也新臺墻茨偕老鶉奔刺及於上者也凱風子雖孝母未貞谷風婦雖貞夫已淫氓詩淫於初悔於終以衛詩較諸鄭淫過之無不及也嗚呼朝歌汚俗紂帥之而有餘康叔武公化之而不足況繼以莊之狂暴宣之淫荒惠懿之愚闇乎文公南徙楚丘其風差別然非秉心塞淵節儉富國衛之不爲邶鄘也者幾希

桑中篇續論附

說經無惡乎極辨也朱陸同異由太極圖說而起吾讀桑中序論而歎朱呂之牴牾亦云甚矣呂氏謂桑中溱洧猶止於中聲列於雅樂此其失後儒不能復伸其辨獨所云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似能曲暢序說而有合於聖人刪詩之旨此賢與馬氏所欲斷斷焉伸呂以抑朱者也賢與曰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均一淫泆之詞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又曰聖經非錄淫辭之具小山詞選之屬懼其爲正心誠意之累愚謂桑中非溱洧比也溱洧叙述男女相謔之語不得指爲自作桑中以男悅女與靜女畧同明明出於淫者之口乃錄之而不刪何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其說已載左氏桑中亡國之音也國所由亡

鑒觀莫大焉而安得删之夫詩與春秋相爲表裏者也華督見孔父之妻曰美而艷雍姬之母曰人盡夫也此其語非復人口所出而左氏錄之曷嘗以此成爲穢史哉天地間有陰陽即有男女有男女即有貞淫如黑白清濁之兩不相掩也聖王者風教之主因其淫生於心不可得而強測幸而有心聲之詩於是命太師陳而觀之得以察其俗之淫慝而訓飭友邦兼以自愧其王化之有闕故詩之爲教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可一日廢者也而豈沾沾童子之學乎且夫食色性生雖聖人不能禁之使絕也養蒙之道日親正人日聞正論使知男女有別反此即自陷於禽獸之路後雖習見大綺羅粉黛自不至喪其所守若但欲愚之使一無知識忽見可悅鮮

有不敢者矣況乎能詩而淫者什之一不知詩而亦淫者倍屣而無算也必以詩爲誨淫之具何以上古結繩其民呿呿吁吁而且知母不知父乎吾甞謂貞淫奢儉其風本殊故必分國以繫太師陳詩不棄淫者之作孔子雖聖安得刪之不惟不欲刪也方甚惜其人之具聰明能吟詠而一不自檢即流入於邪淫爲千百世之所呵斥則存其自作之詩正足警吾徒學詩者不當蹈栁永周美成之失夫周栁固自其口出者也古今人不甚相遠也然則集傳遂無漏義乎曰以三數貴姓之女而行同一轍此亦事之不然者也桑中本瑟調之詩美孟姜矣而上前解也期我乎桑中而下後解也不必作於一人作於一時也特以孟姜孟弋孟庸其所懐者皆貴族

之彼姝則已有愧於衞門詩人而又綴以期會迎送之詞蓋
會眞雜憶之濫觴矣雖欲不斥爲淫者所作安可得哉桑間
濮上同爲亡國之音而樂記不以屬衞明其爲鄘風也衞靈
聞琴聲於濮上師曠知爲紂靡靡之樂吾是以知桑中之亦
爲瑟調也嗟乎先儒同異之說且紛爭而未有已而吾復倡
異說於其間是名鬨取謗也雖然不極辨詩之義究不大明
吾敢避多口之憎而漫爲調停兩可之論已乎

陸堂詩學卷第二終

陸堂詩學卷第三目錄

陸堂詩學卷第三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三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劉宸松齋　姪載崑魚滄　仝校

王風辨

謂以王尊周者非也謂以風貶周者非也謂繫詩為孔子事益謬矣春秋魯國之史于元年春必書王正月猶可目為尊王黍離十章採自王畿將不稱王而奚稱或曰周可稱也余謂王亦以地而言自平王歷景王都王城者十二世敬王避子朝亂乃徙都成周義固不得舍王而稱周且稱周則與周南混矣說詩者承訛踵陋以周南繫之周公名南繫之名公因謂天子例必無風夫風教始自天子余于國風辨已詳言之而舊說王室當在雅衰微故列于風此尤大謬不然者按

正月雨無正菀柳都人士諸詩顯屬平桓諸君之雅而序皆云刺幽朱子雖心疑之未經駁正此其誤皆由失解孟子王迹熄而詩亡一語趙岐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是以詩亡爲頌亡也蘇轍曰詩止于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是以詩亡爲風亡也惟伊川則云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朱子章句因從之而黍離降爲國風兼用龜山楊氏之說余嘗發明程子之意以爲雅者六詩之主雅詩大用莫如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而平王東遷之後委靡頹墮不惟無望于文武成康之盛即車攻吉日江漢常武宣王所以中興者邈乎難繼以是爲雅亡可也雅亡者即王迹熄之謂由是而推之天王不巡狩太師不陳詩即以爲風

亡可也列侯僭郊禘大夫八佾歌雍即以為頌亡亦可也若夫變雅之作正由衰世不知有何可貴乃謂王室降風平桓諸君并變雅而亦不可得悲夫今黍離十章具在考其文義玩其體裁音節非雅非頌又不足為房中歌曲則舉而繫之王風何惑焉然龜山之說始于伏虔而顯于鄭氏詩譜第鄭譜則猶泛言也范甯序穀梁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噫誣聖亦太甚矣季札觀樂在魯襄二十九年工歌周南召南次邶鄘衛及王王之風久已流傳以為貶周孔子不受即以為尊周孔子亦不受也師乙答子貢問歌其時已分大小雅而謂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商人能識五帝遺聲齊人能識三代遺聲此

又可見繫詩不始孔子而詩所由繫固宜辨諸文義體裁音節矣然則孰繫之曰國史繫之也詩書相為表裏書皆史官所錄詩何為獨不然說者泥王制之文謂詩必陳自太師因以删詩屬諸師摯據周禮王十二年乃巡狩則王制所云五年一巡特虞制耳大行人之職間問以諭諸侯之志九年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是列國陳詩不待巡狩而後命諸太師也誦其辭審其音有大司樂太師之官而知其義者必更定于大小內外之史西周之史佚史籀固其選也東遷以還晉有董史楚有左史倚相皆能鑑古稱詩而今本三百十一篇孔子所据以論定者魯詩也太史克之所繫也余特表而出之以質世之讀詩具眼者其詳見魯頌說中

齊魯詩皆以爲衛公子壽憂其兄伋之且見害而作歟于錯簡王衛不分即此可見遠不如毛

黍離四則

王伯厚詩攷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見陳思王植貪惡鳥論今曹集存今爲惡鳥論謂吉甫聞伯勞而悔悟與此文迥殊蓋明刻之刪改古人者多矣

此詩音節極古當依韻分爲三解然皆脫胎箕子麥秀歌前一解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之變調也中後二解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之變調也

此何人哉意多含蓄非如赫赫師尹褒姒滅之明有所責故

不爲雅而爲風愚觀班固人表幽王平王褒姒申侯虢石父皇父之屬皆列下下此一人字何所不包著書之法有明言不如隱言多言不如少言者此類是也

君子于役 二則

大夫思其危難以風序說洵不可解此詩轉換處絕勝草蟲殷靁然而變矣不知其期王章何如苟無飢渴王澤已竭括至也集傳亦從毛公愚謂牛羊有欄括其關扃也太玄羨首四馬就括非其證耶謝康樂詩有云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

君子陽陽 三則

集傳亦疑爲婦人作耳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

已小序依詩立論義猶可通按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所謂思者君子于役之詩是也所謂不懼即指是詩解人當自悟之

詩說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夫風止陳靈若徵事于簡王而下何詩不可穿鑿耶

執簧執翿蓋周禮笙師籥師之屬笙中有簧單言簧者即笙也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近代用十七簧蓋俗樂之笙也翿即今之羽葆幢舞者所持以自蔽翳也房俎籥舞俱在堂下故曰招我由房非路寢之房也敖者燕舞之位即樂記所謂綴兆也簡兮碩人猶有西方美人之思而此詩但寫其樂王風不競從可知矣

揚之水 三則

戍申在平王十九年渭上南軒訂正前編未有他據愚謂當在熊通僭王時竹書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較之世本史記書雖後出其軼事儘多可採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彼其者外之之辭蓋以獨勞爲怨也若指室家末二句恐成蛇足

蒲即左傳董澤之蒲一名蒲楊其枝勁細任矢用韻不協許說文從艸浦聲

中谷有蓷 三則

集傳從鄭箋指爲棄婦詩玩有女仳離與野麕句法相類疑非婦人自作讀末二語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愈信出於傍觀

悲憫之口

讀有蓷還讀苿莒如黍谷中被温吹也

兔爰 二則

魚網鴻離興比有因然則兔爰雉羅其枉法而須寃者與

序云桓王伐鄭師敗君子不樂其生義固紆曲詩說謂趙鞅

殺萇弘而作則尤亂其世次

葛藟 三則

據文七年傳樂豫諫宋昭欲去羣公子曰葛藟猶能庇其本

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則序所云周室道衰棄其九族

者不爲臆說特未見爲王族刺平王耳

皇甫謐作桓王詩崔靈恩集注亦然此好爲臆說耳余謂平

王以天王之尊而與鄭莊交相質子此事應有刺詩洛誦三章語意皆合我說雖創自可孤行

謂他人母毛傳王又無母恩鄭箋謂他人爲已父族母族也王氏蘇氏李氏皆從之集傳云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于詞較順而以父母呼人于理有妨說經之難如此

采葛 二則

此特懷人詩未必出自女流采葛當作興集傳序爲淫奔豈以彼爲外詞耶

序以爲懼讒此本離騷直爲蕭艾之意鄭箋以采葛喻小事采蕭喻大事采艾喻急事歐陽破之是矣而歐說積少成多亦嫌臆造

大車 四則

序云陳古以刺今男淫女奔俗亦不古矣安見東都必無能吏乎集傳改刺爲畏可云點鐵成金

列女傳息國夫人作余謂桃花夫人既不共楚王言矣篇中兩言畏子何其折服乃爾

午亭文編云大車毳衣民望而畏之止其邪心不待刑政之及也然則革車衮冕績衣繡裳豈曰體安駕乘目好五色而已哉所論雖非是詩要旨而等威有辨既可絕婢妾繡衣之汰亦可砥三公布被之偏

末章皆約誓之詞入春秋而盟詛興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

丘中有麻　三則

毛傳子國乃子嗟之父孔疏謂古人必有所本惜乎無書可證白雲許氏乃以嗟爲歎詞子國則所私之人不以書證而以臆斷是說經之大戒也

余謂留即今之陳留公羊傳鄭先處留是也嗟音舊叶槎施音舊叶沱不知子嗟乃子多之訛蓋鄭桓公字多父也子國即鄭武公史遷以爲掘突譙周以爲突滑皆古書之烏焉豕亥訛而轉訛也按國語鄭桓以孥與賄寄鄶虢將其來食寄孥也貽我佩玖寄賄也詩緣此作當屬鄭風而留爲東都之地雖入王風可也

詩人追言寄孥事故其旨有似乎淫如今說子嗟子國皆屬

私者既盻此復望彼其淫不啻河間而可垂世立教乎此與鄭之褰裳狡童皆斷斷不可作淫詩觀蓋淫至桑中溱洧而語更無可加矣

書王風後

黍離之廟社爲墟揚水之征戍壞制兔爰則刑罰不中葛藟有稚彛倫放廢其義皆非淺小而不在雅在風其體祗成爲風也于役采葛不足補入二南大車更淫矣君子陽陽序說差勝集傳丘中有麻更闢新解以發千古之矇最可歎者淇澳緇衣鄭衛猶有正風而王風皆變君子是以知天厭周德也嗟乎使王子晉而無死東周其尚可爲乎

聲音之道由鄭返雅難由雅入鄭易然而莊公即世諸子爭國勢猶不暇及此左傳蕭魚之會鄭人賂晉悼公以師悝師觸師蠲女樂二八其賂宋也亦以師茷師慧然則鄭聲之興特在襄公堅成公睔之世而其所以能淫人當必如子夏所云濫溺不止獶雜子女者豈徒沾沾二十一篇之詩乎貴與之譏集傳者曰以淫昏不檢之人發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此其說施諸鄭風固當而不知朱子亦别有深意蓋男女之際人情所易惑溺也序說既不足徵信姑從夾漈詩傳舉凡詞之疑似者指斥爲淫以垂後學之龜鑑而遠宗乎聖人惡鄭之旨斯已矣且夫淫也者過中之謂服而奇技而巧禽而荒

飲而湎皆淫也鄭風詞佻而意暱即以爲淫作者安得而辭之古君子之慎行也瓜田李下必避其嫌立言之道亦猶是耳我懷賢念舊如杕杜之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則已極矣憤時嫉俗如候人之不遂其媾季女斯飢而亦云婉矣孌童褰裳雖或他有所指然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即有似乎人盡夫也之言曰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尤似空牀難獨守之句衣冠鬚眉而柔媚皆若婦人焉此正季札所譏其細已甚國必先亡者也然愚詮次鄭詩究不敢曲徇朱子者葢從來說詩有二法斷章取義以我爲主是孔孟之傳也知人論世以彼爲主是毛鄭之學也朱子于緇衣清人既引用序說屬之武公文公則如刺忽四詩亦當以有女同車爲可信扶蘇

揅兮狡童爲可疑而槩斥爲淫又似斷章立說者所由滋後儒之嘵嘵矣弱冠受詩即疑鄭之君公夫人無雄狐株林新臺牆茨之失德而聖人獨指爲淫殆必煩手雜聲之故今而知其立言亦不愼也東門之墠序說以爲男女相奔三復焉亦屬疑似語耳出其東門此爲刺淫詩溱洧之秉蕑贈勺雖非淫者自作而曲敘其一時之相謔了不寓刺譏之意則詩人亦未免自陷于淫也班固地理志專舉二詩以見鄭俗之淫古人固有先得我心者東萊讀桑中而曰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朱子易其語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愚因讀鄭風而又妄綴二語曰彼以似邪之言作之我以似正之言讀之要亦無悖

乎温柔敦厚之教而未必爲先儒所譙讓也且朱子舊說于遵大路未嘗不以爲思君子揚之水未嘗不以爲閔忽而自作白鹿洞賦有云廣青衿之疑問者或嫌仍用小序朱子曰舊說亦不可廢通而不泥是乃朱子之詩教也不然其敢好爲異論而自蹈于非聖無法也與

鄭緇衣 三則

三復詩詞蓋作于鄭武嗣位司徒之初敝予又改爲今謂桓公沒而更受命服也適館授粲皆因服而類及之毛傳意本如此孔疏乃誤解耳

敝還字作一頓離騷善用此句法

詩傳云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豈知詩固周人所作乎戴記

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緇衣見好賢之至賢即謂武公父子也說詳東萊讀詩記

將仲子 一則

仲子祭仲也託爲鄭莊拒諫之詞以諷之蘇氏李氏呂氏皆主序說夾漈鄭氏乃斥爲淫奔之詞而集傳引之玩其語氣絕類野儒加以深文亦大車之畏子不奔耳

愚謂當從序說全篇皆興左傳襄二十六年齊侯鄭伯爲衛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衍杜注雖云義取衆言可畏而其有關于兄弟君臣之義本非淫女之詩灼然可見

叔于田大叔于田 共六則

朱一齋云聖人錄二詩于國風旣以著叔段之惡而書鄭伯克段于春秋復以甚莊公之罪余謂段不義莊不友詩與春秋皆兩譏之

龜山論叔于田云叔段不義而爲衆所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持論已能見其大者漁洋集辨云賢不肖各有其黨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甘佐叛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黨羽嬖倖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大叔段則豈國人果悅而歸之哉此論更進一層愚辨晉揚之水亦不滿舊說蓋言理固不得遺情勢也

後篇有獻于公所句毛傳以爲叔之從公田也得之

家語載邶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總紕于此成文于彼言其動于近行于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今鄭風襲用其語而邶風無之吾故曰邶鄘衛詩非孔門之舊本也

火烈具舉即王制爾雅之火田孔氏以爲宵田而證其得衆非也

忌字在作詩者爲方音在歌詩者爲幐音其之轉忌猶吾之轉我邪之轉也兮之轉矣之之轉只

清人 三則

鄭棄其師說見左傳序云公子素作不知所據

補傳云國風有反其辭以諷刺者如衛女相俟于城隅詩人

以靜女目之高克好利不顧其君詩人以清人目之其說鑿而無理按水經注淸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卽故清人城也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古之以水名邑者多矣千八百國其名多就湮滅孰謂邑名可盡核乎逸齋又謂高克不可稱清人春秋稱人者多矣人也者微之也

軸音胄與抽字叶乃旁紐也好叶陶亦然

羔裘 三則

以美爲刺序說失之詩傳云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按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產賦鄭之羔裘則是詩久繫國風矣東遷而後記事之詳賴有左氏一書于此尚不硏精而

奚以說詩爲

集傳既以羔裘爲賦洵直且侯義當歸美大夫毛順而美訓釋未安

次章兼言豹飾末章三英自應指裘飾言毛傳訓素絲五紽既云古者素絲以英裘而此復訓三德何也

遵大路 二則

朱子舊說云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于其循大路而去也乃持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其說似不可更集傳引宋玉好色賦玉亦假託以諷襄王未足爲據蓋此種詩其意未必不正而詞與聲則涉于淫可悟國風之變爲楚騷矣

不寋故也寋𡨚屬方音蓋欲速之意故與好相對通首協韻全在此字鄭箋乃解爲是故之故則又賴集傳爲之發矇

女曰雞鳴三則

讀此詩勝閱孟德曜樂羊妻諸傳

序云陳古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吾未見夫婦之綱有時可絕而羞惡之良舉國全無

來音力與贈爲叶于古無考來音釐贈字乃貽字之訛詩總聞云然改字讀之彌覺清鏘

有女同車二則

忽辭昏于齊卒無大國之援至于見逐國人追恨而刺之此序說之當從者昭十六年子旗賦此詩見取韓宣亦求助大

國之意也

序中有云齊女賢而不取按忽兩辭昏其所首辭者即魯之文姜也衛宏作序時左傳猶未盛行惟据詩有德音不忘句遂憑心發論耳長樂劉氏謂齊侯請婚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劉氏諱彝字執中有七經中義一百七十卷惜未獲覽其全書

山有扶蘇 二則

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箋云好美色不往覲子都而反往覲狂且好忠良不往覲子充而反往覲狡童按孟子中易牙師曠子都連類而及子都當即鄭莊時射穎考叔者特子充于古無徵耳或云子充鄭穆公時人列子所云南郭子貌充

心虛蓋即自道也

此詩以爲刺用人之失可也不宜指忽忽于魯桓十一年五月遭莊公喪九月即出奔衛桓十五年五月歸國十七年又爲高渠彌所弑在位日淺惡迹不彰何刺詩之疊見也漢儒說詩之固于衛見有碩人詩而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皆屬之莊姜于鄭疑同車爲鄭忽辭婚事而扶蘇蘀兮狡童皆云刺忽試思由周幽迄定簡鄭衛之立國久矣合邶鄘衛所錄之詩不過三十九章而莊姜居五鄭詩二十一章而刺忽者四多寡不倫何足取信于後代哉

蘀兮 二則

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解甚紆曲秋風吹蘀明憂

國勢之危竟作淫辭亦爲不類
玩叔伯倡和殆兼忽突豐儀刺之矣然而詩人之意包涵無
盡鄭莊于叔段欲殺之而故滋其惡貽謀不臧宜乎後嗣之
相尋篡奪也說詩好新未可爲訓聊就序說推衍之以爲煮
豆燃萁之戒耳

狡童二則

序云刺忽箋云權臣擅命祭仲專也序意蓋本麥秀歌以狡
童爲失國之刺按鄭厲亦嘗出奔實爲祭仲偪逐其復國後
修怨舊臣搆兵都國則所謂使我不能餐不能息者語尤切
當何舍突而刺忽也
詩故云狡童指雍糾糾固無足刺者或曰詩說以北門北風

爲邶詩而子從之據鄭世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盍以此詩存虢風余曰是說可聽也而不可信也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

褰裳 四則

序云思大國之正已其說可從春秋最重賦詩子太叔美秀而文固不宜以淫媟之辭陳于大國卿也

呂覽以爲子產作詩說以爲子良作皆屬臆造

說文溱作潧郡縣志溱水源出鄭州新鄭縣西北三十里平地洧水縣西北二十里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又東過新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即主一臣二之諺而有似乎人盡夫也之言狂童之狂也且朱子舊說云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語助詞

丰二則

玩俟堂與歸等語其女子懷婚姻之作乎是詩可錄者特以其悔心之萌若必追究不送之由則生于己心或阻于兄弟均未可懸斷也鄭氏先汪禮後箋詩往往欲改詩從禮如此章之以堂爲棖尤覺細瑣

詩說襄公無道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以齊詩雜鄭風我所不解好爲新說亦當云刺鄭文公前二章譏無禮于晉文也後二章譏寵妾多而羣公子盡逐也

東門之墠風雨 共四則

前輩以興作賦故雨詩誤斥爲淫愚謂東門之墠以地興也風雨雞鳴以時興也風之爲體興比多而賦少也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四言詩如此淡折可稱黃絹幼婦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崖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直用此以懷賢矣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佻而淺此是鄭詩本色

凡稱君子者非私人周南之汝墳名南之草蟲殷靁王風之君子于役皆指爲家人思念之作何獨于鄭女而苛論焉

子衿 二則

學校廢而子衿佻達此與魯頌之泮水相爲表裏小序能從

大處立議所以朱子作白鹿洞賦不嫌反己說而用之
毛傳青衿學子所服此亦臆度之語士佩瓀珉而青組綬按
玉藻本作縕組綬赤黃色也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則與曲禮
中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相似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歐陽本義云佻達城闕遨遊無度者也

揚之水 二則

朱子舊說云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
自保于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本從小序
國風有三揚水一以興平王之不能號令諸侯一以興晉昭
之不能駕馭曲沃則以此爲閔忽也亦宜

出其東門 二則

貞士刺淫之作經文明順不待三復而後見也鄭俗之淫並于衛風者他章皆屬疑似惟此詩之如雲如荼與末章之秉蕑贈芍乃其明證自小序以爲閔亂鄭箋以如雲如荼爲棄女毛傳以如荼爲喪服而明者晦順者曲矣

縞衣綦巾巾即紛帨非婦人裹頭之巾

野有蔓草 三則

左傳子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韓詩外傳孔子遭程本子于郯歌此詩之首章似未可斥以爲淫

以殊色爲美人盛于國策而靜女詩實爲作俑其餘國風及離騷無不以懷君友若坐此爲淫詞則未知篇中所云美人者屬男乎屬女乎妄謂此與晉風之綢繆集傳皆有遺議

清揚婉兮齊人以美莊公晉曹顏遠詩褰裳非所難清揚不可俟蓋亦用以懷友

溱洧 三則

此詩曲敘男女相悅之情正犯朱子所譏不足以刺而適勸之淫者也鄭箋益以穢語得毋袒裼而入裸鄉乎

韓詩溱與洧方洹洹兮傳云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執蘭祓除薛君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余謂此鄭人沿鄶之舊俗也然觀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亦由王朝啓之矣上巳之義三月建辰則巳爲除日以除不祥也建除家言秦漢所泥周制未必爾爾後漢禮儀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

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迄出始絜之矣

魏已後不復用已但用三日見沈約宋書

蕳一名都梁香非今之蘭蕙匀藥一名可離一名白茮即今之牡丹見余經子別說

書鄭風後

鄭有正風三緇衣之好賢羔裘之美大夫女曰雞鳴之賢夫婦相儆其餘十八篇皆屬變風就中刺亂者多刺淫者少作於婦女者丰與風雨而已序說多訛公羊疏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亦非確論余于四子諸經篤信朱子即國風雅頌徧覽舊說愈見集傳決擇之精而于鄭風獨不能爲公羊墨守竊訝當時門人如黃勉齋蔡九峰之達識竟

無以鄭風往復辨難者豈直以淫詩之故教塾廢講歟居今稽古疑義百籖不獲叩寒泉而面爲質正其亦末學之不幸也夫

陸堂詩學表第三終